

告别“如意洼” 迎来“真如意”

山西临县易地扶贫搬迁见闻

何以年均减贫逾一百二十七万人

贵州精准扶贫工作法

新华社贵阳4月27日电(记者杨洪涛、向定杰)党的十八大以来,贵州全省贫困人口从923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30.83万人,贫困发生率从26.8%降至0.85%,年均减贫超过127万人……

从全国“贫困人口最多”到“减贫人数最多”,贵州是如何做到的?在识贫、施策、啃“硬骨头”等方面有哪些“打法”?

识真贫

人工看,云在算

“一看房,二看粮,三看劳动力强不强,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。”发源于乌蒙山区毕节市威宁县的“四看法”,教会了全国无数扶贫干部如何快速识别贫困户。

“四看法”主要探索者、时任威宁县迤那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李仁兵说,这看似简单却很实用,便于分析致贫原因,防止错评、漏评。一些地方进一步拓展,来评判贫困户是否达到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。

铜仁市万山区教寨乡中华山村贫困户姜菊兰家里,水泥硬化的院子非常干净,客厅摆放着电视、冰箱等家电,卧室的被子整整齐齐。“现在不愁吃、不愁穿,你看我的衣柜。”她说着便打开了衣柜,单衣、毛衣、羽绒服一应俱全,“我都不知道穿哪件好了”。

“看群众生活好不好,不能只看房屋外表,还要看家里摆的、身上穿的、锅里煮的、柜里放的、床上铺的。”中华山村帮扶干部段凌睿说,贫困户是否脱贫要实地调研,做到“客观有的、系统说的、袋里装的、墙上挂的、嘴上说的”5个方面一致。

“平台打通了民政、工商等17个部门数据。”参与开发系统的工程师任光伟说,通过数据横向对比,如贫困户名下登记有不动产、小轿车,系统都会显示异常,并推送给一线干部调查核实。

扶真贫

断穷根,全面扶

2015年底,贵州省有9000个贫困村、493万贫困人口,贫困人口数量排全国第1位。时间不等人,必须跳出深山找出路,以“空间”换“时间”!

为彻底拔除穷根,贵州用4年多时间把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”地区的188万人搬出了大山。

“只要有班上,心里就踏实。”遵义市正安县瑞濠街道办事处扶贫搬迁户蒲家红说,今年春节后还担心没工作,没想到家门口的吉他厂很快就复工了,只要正常上班,每月就有3000多元收入。

瑞濠街道办事处紧靠县工业园区,居住着1.7万名搬迁群众。2019年人均就业2.04人,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,当地通过向外输出、内部拓展岗位等形式,实现人均就业1.8人。

这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“以产定搬、以岗定搬”的一个生动案例。

在实践中,贵州摸索出了坚持建设资金由省级统筹返还、以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、城镇化集中安置、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等“六个坚持”做法;完成搬迁后,又全力构建基本公共服务、培训和就业服务、文化服务、社区治理、基层党建“五个体系”。

惠水人探索出“十问工作法”,即干部走访要“十必问”:问家庭人口信息、水电讯是否通畅、就业情况、经济收入、子女就学、政策享受、健康状况、邻里是否和谐、土地流转情况、是否满意。

后续帮扶最关键的是就业。据贵州省生态移民局统计,目前全省40多万有劳动力搬迁家庭实现户均一人以上就业。

真脱贫

兴产业,防返贫

产业兴,荷包鼓。聚力扶贫产业,提升了脱贫“成色”。最近,在榕江县车江万亩坝区,每天有数百群众忙碌着,将蔬菜源源不断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。

从“为吃而种”到“为卖而种”,是贵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。

2018年起,贵州围绕产业选择、培训农民、技术服务等“八要素”进行产业结构调整。2019年,又确定由12位省领导领衔成立专班,推进茶、食用菌、蔬菜等12大特色产业发展。据统计,2019年农业产业带动全省111万余贫困人口实现增收。

为动态掌握脱贫进度和成果巩固情况,贵州还建立防贫监测预警保障机制,对“脱贫不稳的贫困人口”和“建档立卡卡之外的边缘人口”进行监测。

“确保人均有1到2个产业,能通过分红、务工等方式稳定脱贫。”江口县委书记杨华祥说,对重点人群进行动态管理、多重保障,降低了返贫风险。

目前,贵州还有贫困人口约占全国剩余贫困人口的1/9。今年2月,贵州对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和3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摘帽县,分别由一位省委常委或其他省领导挂帅,省市县三级联动,挂牌督战到村、到户、到人。

为确保深度贫困县沿河县如期摘帽,铜仁市从全市抽调95人组建督导组,从市直62家单位选派200名干部常驻沿河乡村,督导并参与脱贫攻坚。

“大家带来了脱贫经验,加上超常规举措,我们一定能如期脱贫。”沿河县思州街道沙坨社区党支部书记崔永飞说。

100平方米的移民安置房只花了1.7万余元,两个孩子上学每年减免学费4000多元,媳妇住院看病费用几乎全免,水费、物业费、取暖费等也都有所减免……他扳着指头数,一双手数不过来。

如意洼村没有整村搬迁,一些不愿意随迁的非贫困户选择了留守。64岁的苗玉喜就是其中之一,他养了四五十只羊,一年能挣两三万元。“在村里养羊很适合我,走的人多了,发展养殖业的空间就大了。”他说,“能离开如意洼,当然好,但走不了的、不愿走的,在国家好政策的扶持下,同样也会过得更好”。

临县是山西省最大的贫困县,2014年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.2万人,今年2月宣布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

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说,2016年以来,临县共有272个村41000多人易地搬迁,建成18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,其中6个安置点建起了农业产业园,2个安置点配套了扶贫车间,政府尽最大的努力让移民贫困户安心、如意。

沟壑纵横,进村的土路逼窄、坡陡弯多,盘下盘上,尘土飞扬。

这里有63户人家,三分之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,新旧不一的窑洞,稀稀拉拉地散落在一个黄土坡上,有的因长期无人居住已经快要坍塌。满眼可见的枣树老干虬枝,尚未抽绿,略失生气。

57岁的贫困户苗富香也是易地扶贫搬迁户,但他的安置点在镇上,离家相对近便,这两天回来春耕。“就种点杂粮,别的也没啥可种的,等秋收时再回来收一下,打多少算多少。”苗富香说。

苗富香一家四口人,媳妇患有慢性病,一年药费得花1万多元;两个孩子在县城上学,一学年各种支出累计超过3万元。虽然年近花甲,但为了多挣点钱,他常年在外打工,并像青壮年人一样干重体力活。

“以前的苦日子,好像身上背着‘一座山’,现在轻松太多了。”苗富香笑着说,改变这一切的,就是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。

地作业。

“如今,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打工,一年少说能挣三四万元。”苗喜平说,面对陌生的新生活,刚开始有许多担忧,尤其是“饭碗”问题,现在好了,“基本上,事事如意”。

作为全县10多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之一,湫水柏林苑小区安置了67个自然村的3595名贫困人口。在小区的中心位置,有一个几十米长的展板立在道旁,上面张贴着每个移民村的“纪念照”,许多村庄现已拆除复垦,这“最后的瞬间”常常勾起移民们深深的乡愁。

免板镇如意洼自然村的照片就在展板的右上角。刚搬进小区的几天,苗喜平每次路过都要停下来看几眼。

“以前的日子太穷了。”苗喜平说,一家三口种20多亩坡地,因为打不了多少粮食,就都种了枣树,这几年红枣没人要,干脆烂在地里,一家人全靠他打点零工度日。

记者驱车前往如意洼村,一路黄土早原,

塔里木盆地有棵“感恩树”



▲左图: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51团的“感恩树”(4月14日摄,无人机照片)。

右图: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51团,67岁的阿不都瓦衣提·阿吾提在新居庭院里(4月15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潘亚摄

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7日电(记者潘亚、张啸)“我从100年前走来/看着四代人长大/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再肆虐/也遮挡不了我的视线/我见证最好的时代已经到来。”如果“感恩树”能开口说话,也许它会如此吟唱。

记者近日在地处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采访时,听当地人讲起一棵传为佳话的“感恩树”。

据新疆兵团扶贫办介绍,2019年底,随着兵团在南疆4个深度贫困团摘帽,至此,兵团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新疆兵团消除绝对贫困。这棵“感恩树”所在的三师图木舒克市51团,是最后摘帽的4个深度贫困团场之一。

67岁的阿不都瓦衣提·阿吾提和61岁的热合木·马木提,是一对堂兄弟,他们讲述起这棵百年老树的动人传奇。

阿不都瓦衣提·阿吾提说,爷爷生于19世纪80年代,年轻时在家门前种活一棵榆树,非常爱惜,80多岁去世前,交代后人要照顾好这棵树。父辈们用坎土曼从团场灌溉渠引来一条小渠沟,给树浇水。后来管护树的任务传到他和堂弟手里,虽然分了家,但都离这棵树不远,经常悉心照管。“本来只有一棵树,后来树好像枯死了,没想到又从根部长出三棵幼苗,长成今天的大树,看着是三棵,其实是一个,分出了三枝。”他们说。

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,为遮蔽烈日、抵挡风沙,老百姓习惯在房前屋后种树,但因因人

口增多、种地、盖房等需要被砍伐、利用。像这棵受悉心管护并留存百年之久的老树,当地实为少见。堂弟热合木·马木提说,“我小时候在这棵树下玩,长大,后来我的孩子、孙子也在这里长大。这棵树就像我的亲人。”曾有人出价2万余元要购买这棵树,被他拒绝。

2019年,好消息传来,新疆兵团扶贫办党组书记方诗国说,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关心支持下,新疆兵团一批贫困团场,列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适用范围。当年拨付资金20亿元,拆危拆旧19109户,建设居住区27个,新建平房9583套,1800余户住房安全未保障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住上安全住房。受益于此,51团6000多名群众,当年底告别年久失修的土坯房,搬进了砖混结构的新平房。

记者走访看到,新居布局整齐,家家户户都用自来水、燃气灶、水冲式厕所,电热水器,有的家庭还安装了空调。每户庭院都有菜地、果园。方诗国说,2019年兵团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9950元,比2018年增长75%。总体看,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已全面实施。

阿不都瓦衣提·阿吾提和堂弟都搬进新居。即将离开老房子时,他们商量后决定,把爷爷留下的百年大树无偿捐给连队。

“党中央很关心、关怀老百姓,惠民政策特别好,我们生活越来越好,把树捐出来,表达一片心意。”兄弟俩说。

不少人称赞他们的义举,称这棵树为“感恩树”。人们把根部土壤加固垒高,又在周边辟出空地,修建凉亭、座椅,成为连队大人、孩子休闲娱乐的休憩广场。

热合木·马木提是农民,对过去的“路”印象深刻,“要下地干活,进城,走的是土路,土能盖住脚面。心疼鞋子嘛,就经常光着脚走。”他说,进城要去200多公里外的阿克苏,没有毛驴

桑蚕吐出『脱贫丝』

“这些蚕再过几天就可以上簇结茧卖钱了,这一批预计能得300斤鲜茧。”村民兰兰克在自家后院的蚕房里一边忙着铺放桑叶喂蚕,一边算着今年种桑养蚕的收入。

51岁的兰兰克家住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德胜镇上坪村大安屯。说起种桑养蚕,他面露笑颜。“去年我一共养了12批蚕,有近5万元收入。”

“以前家庭收入主要靠种田,只能勉强解决温饱。”兰兰克说,这些年他通过发展种桑养蚕,收入明显提高。2017年,兰兰克一家顺利脱贫。

兰兰克一家6口人,父母年逾七旬,妻子有病在身,两个女儿正在读大学,种桑养蚕是家里主要收入来源。“在家里种桑养蚕比去外面打工好多了,不仅方便照顾老人和妻子,而且收益好、见效快,孩子的读书费用也不愁。”

兰兰克说,这些年他通过种桑养蚕尝到了“甜头”,种养规模也在逐步扩大。“刚开始我家只有4亩桑园,现在已经扩大到十几亩,家里也建了新蚕房,配置养蚕器械,养蚕更方便。”

在兰兰克的蚕房里,轨道喂蚕、自动化上簇等设备齐全,蚕在刚铺放好的桑叶间蠕动。在德胜镇不远处一个桑园核心示范区,不少农户在田地里抓紧采摘桑叶,田间道路上停着许多三轮摩托车。蚕茧生产有了保障,销路也不愁。“现在我们这边的种桑规模起来了,老板直接到基地收购鲜茧。从家里运鲜茧去基地销售只需十几分钟。”兰兰克说。

在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,机器轰鸣,工人们熟练地拉扯引线。行政总监袁毅说,公司生产的蚕茧品质好,级别达到5A,主要销往山东、浙江等地。

桑蚕产业是宜州区重要支柱产业,当地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桑养蚕。2019年,宜州区桑园面积37.2万亩,产茧6.71万吨,产值30.2亿元,农民人均养蚕收入超6500元,桑园面积和鲜茧产量位居全国前列。

“桑树和蚕,全都是宝。”宜州区蚕桑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加全说,除了蚕茧可以加工成蚕丝外,蚕沙可以加工成有机肥,桑树枝条可以栽培食用菌,桑叶、桑葚可生产桑叶茶、桑葚酒等。

“养蚕投入成本低,周期短,经济效益好,很适合缺资金、缺技术的贫困户发展。”吴加全说,广西气候条件非常适宜种桑养蚕,桑树萌芽早、落叶迟,生产期长。在宜州区,从3月至11月,一般能养10-12批蚕。

“桑蚕产业已成脱贫攻坚重要‘助推器’。”吴加全说。

(记者雷嘉)据新华社南宁4月26日电